

[美国] 劳伦·维斯贝格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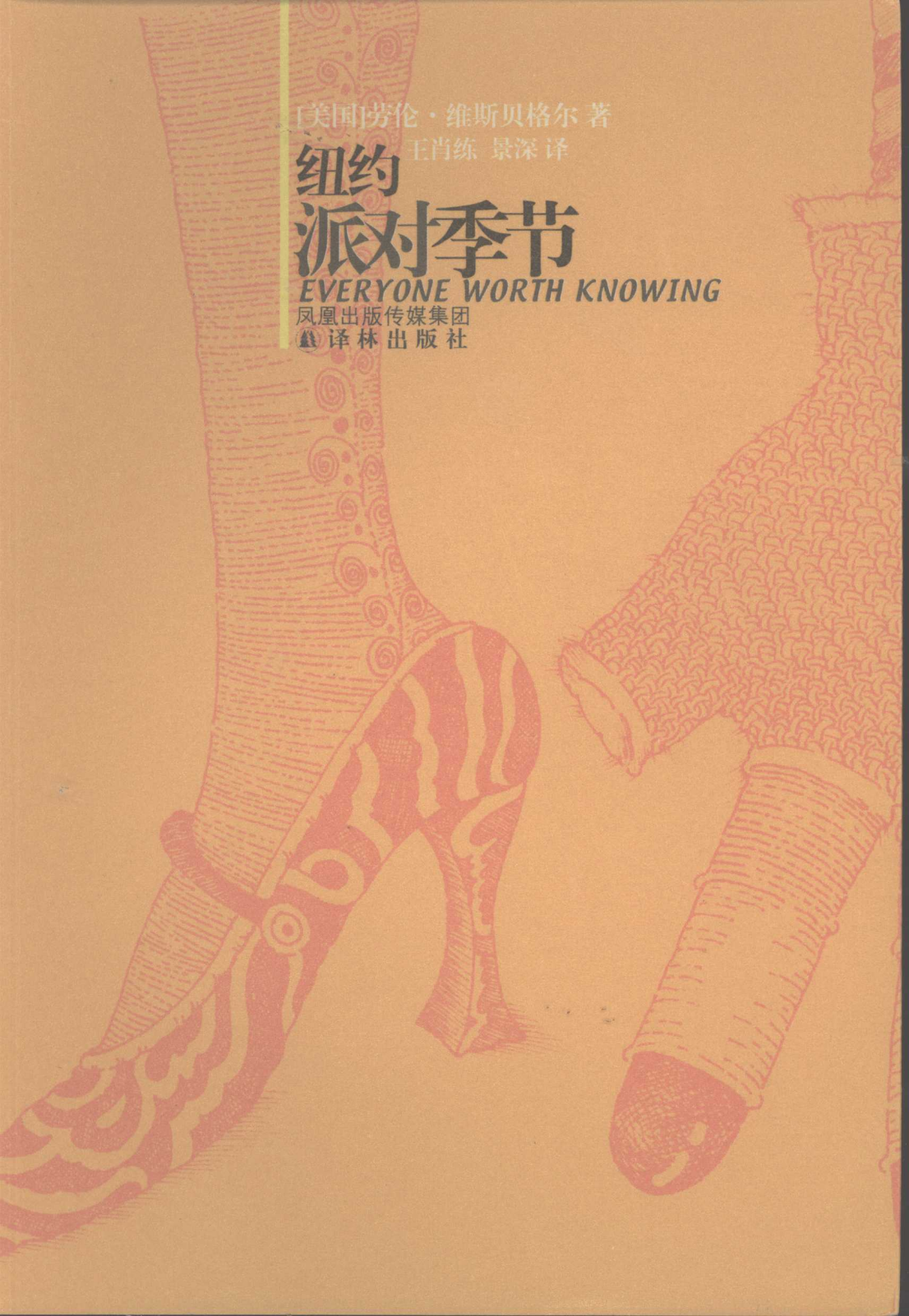
王肖练 景深 译

纽约 派对季节

EVERYONE WORTH KNOWI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袁楠
装帧设计：张小不
插图：张小不

这本小说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包含了女孩子渴望的所有事情：
爱情、时尚品味、名人明星。

——《安25ans》出版人兼编辑总监 宋娟

有没有梦想过把单调无趣的工作换成令人激动的新职业？那么就别错过
这本活色生香的《纽约派对季节》！

——著名时尚杂志 *marie claire*

这是一种有罪的快乐，但是真的值得沉溺。

——Amazon.com

作者给我们天黑后的曼哈顿，天鹅绒绳子和红地毯让女主角终受教育。

——《每日新闻》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ISBN 978-7-5447-0276-8



9 787544 702768 >

定价：25.00 元

[美国] 劳伦·维斯贝格尔 著

王肖练 景深 译

纽约 派对季节

EVERYONE WORTH KNOWING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纽约派对季节 / (美) 维斯贝格尔 (Weisberger, L.)

著; 王肖练, 景深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8

书名原文: Everyone Worth Knowing

ISBN 978-7-5447-0276-8

I. 纽... II. ①维... ②王... ③景...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4288 号

Copyright © 2005 by Lauren Weisber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06-112 号

书 名 纽约派对季节

作 者 [美国] 劳伦·维斯贝格尔

译 者 王肖练 景 深

责任编辑 袁 楠

原文出版 Simon & Schuster, 2005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 www.yilin.com](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ppm.cn](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311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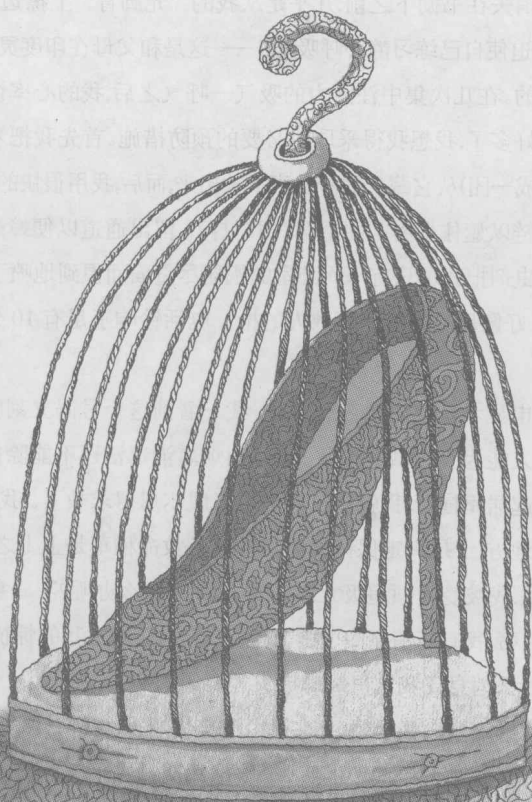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276-8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I



婚姻是为布尔乔亚们准备的。

虽然只是用眼角短短一瞥,我马上就发现那只棕色的飞快穿过硬木地板的玩意儿是只臭蟑螂——那可是我生平见过的最大的、最肉鼓鼓的虫子了。这只超级大蟑螂消失在书橱下之前,几乎是从我的“光脚背”上擦边窜过去的。我浑身发抖,只好迫使自己练习静心呼吸法^①——这是和父母在印度灵修中心过禁欲周的时候学来的。在几次集中注意力的吸气—呼气之后,我的心率慢慢降了下来,几分钟后觉得好多了,我想我得采取些必要的预防措施。首先我把米灵顿(它也正因为害怕而缩成一团)从它藏身的沙发底下救出来,而后,我用很快的速度拉上那双及膝皮靴的拉链以遮住裸露的腿部。我把门打开,留出通道以便蟑螂可以逃出去,然后用强力杀虫剂把我那只有一间卧室的蜗居尽量面面俱到地喷了个遍。我紧握杀虫剂的喷嘴,好像那是一把偷袭敌人的枪。电话铃响了足有10分钟,我还在那喷个不停。

来电显示是佩内洛普的电话。我一看到这个号码立刻就联想到,惟有她和另外一个人能为我提供避难所。如果用烟熏消毒法还不能除掉臭蟑螂,导致它继续在我的起居室横行,我就要去向她或者威尔舅舅求救了。我还不能确定威尔今晚在什么地方,于是决定保留佩内洛普这条救命稻草是上上之策。我接听了电话。

“佩,我被曼哈顿超级大蟑螂袭击,我该怎么办呢?”一拿起电话我就嚷嚷。

“贝蒂,我有好消息!”她压低嗓音答道,显然对我的惊慌视而不见。

“什么消息比我这里蟑螂成灾还要紧啊?”

“艾维瑞刚向我求婚了!”佩内洛普尖叫道,“我们订婚了!”

该死的。那几个简单的字眼——“我们订婚了”,能让一个人如此快乐而让另一个人如此失落。我却在心里暗暗提醒自己,如果告诉她我的真实想法是不行的——至少是极不合理的行为。他是一个失败者,像是一个坏脾气的固执孩子长了一张大男人的面孔。他知道你不是他的最爱,却仍然会在你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将戒指戴在你的手上。更糟糕的是,如果你嫁给他,就必须要跟时间较劲,直到有一天,一个像十年前的你一样年轻热辣的女子完全取代了你的位置,而留下你独自去收拾残局。别嫁给他!别嫁给他!别嫁给他!

^① 印度哲学家和智者奥修的静心技巧。

“哦,上帝!”我立刻尖叫,“恭喜你!我真为你感到高兴!”

“哦,贝蒂,我知道你会恭喜我的。我简直说不出话来了,一切都来得那么快!”

那么快?从你19岁那年起,他就是你唯一的约会对象。这一切都来得顺理成章——已经八年了。我只是希望他在拉斯维加斯的单身聚会上不要染点什么毛病回来。

“快跟我说说,什么时候的事情?他怎么向你求婚的?戒指是什么样的?”我喋喋不休地问了一堆问题,表现出一个好朋友该有的样子,我想我的表现还是很妥帖的。

“哎呀,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了,我们现在还在圣里吉斯。你还记得他今天执意要来接我下班的事吗?”没等我回答,她自己就迫不及待地先说,“他来的时候叫不到计程车,所以就开车来了。他还说10分钟后要去他父母家里吃饭。当然,当时我有点不开心,他都没问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那吃饭。他说他已经在Per Se餐厅^①定了位置了,你知道去那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起先在图书馆喝了点东西,这时候我们两方的父母都走了进来。我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单腿跪在我面前了!”

“在双方父母面前?他是向你公开求婚的啊?”我知道我的声音很可怕,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贝蒂,这不算是公开的呢。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的父母,他对我说出了世界上最甜蜜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父母,我们又怎能够相遇呢,因此我很理解这一点。然后,他给了我两个戒指。”

“两个戒指?”

“两个。一个是铂金戒指镶有7克拉的上等钻石。那是他的曾曾祖母留给他的戒指。另一个是3克拉的带有多粒宝石的漂亮戒指,这只更适合佩戴。”

“适合佩戴?”

“你想啊,戴着一只7克拉的大钻戒在纽约大街上晃有点那个吧。我还是喜欢小巧点的。”

“真的有两只戒指?”

① 纽约一家人气法国餐厅,价格昂贵。

“贝蒂,你都语无伦次啦。后来我们从那里到了Per Se餐厅,用餐的时候,我老爸把手机关了,并且向我们敬酒祝福,再后来呢,我们去了中央公园乘马车,现在我们到了圣里吉斯的宾馆。我一到就马上打电话给你了呀!”

哦,我的朋友究竟去了哪里?佩内洛普,这个从来不在商店里多看一眼订婚戒指的女人,那时候她总是说这些戒指都长得一样,三个月前一对大学校友在马车上订婚了,当时的她还对我说这样的事情是要多俗有多俗的。而她现在也已经步她们后尘了。是不是我在妒忌她呢?是的,我确实是嫉妒的。我离订婚最近的时候,也就是在读《纽约时报》上的婚姻公告,还有每周日吃早中饭的时候看一看单身女子版块。但这都是些无关于己的事情。

“我真高兴,你订婚了!我真是等不及要听每个细节,但是你刚刚订婚,所以还是快挂掉电话,跟你的未婚夫一起happy去吧。嘿,‘未婚夫’听上去真是不可思议的字眼哦!”

“哦,艾维瑞在打电话讲工作的事情。我让他打完再说!”——她大声地宣布,是为了说给他听——“他还在讲电话呢。你晚上怎么过?”

“啊,又是一个无聊的周五。看看吧,我带着米灵顿去河边散散心,一路上几个无家可归者给它吃了些饼干,然后我就回来了,满怀信心地追杀一只全城最大的蟑螂。我叫了越南菜,但想起来前两天一些越南馆子因为烧狗肉而被关闭,又把菜都扔了。所以呢,现在我正准备吃速食米饭、豆子,还有一包不新鲜的Twizzler糖^①。哦,天哪,我像不像在做减肥食品的广告呀?”

她光顾着笑,很明显,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她也讲不出什么话来安慰我了。这时候,她又有其他电话打进来了。

“哦,是迈克。我要跟他说说。你不介意我们三个人一起说吧?”她问道。

“当然不介意。我想听听你怎么告诉他的。”我确信,当迈克听完整个事情之后,一定会非常同情我,因为他比我更讨厌艾维瑞。

听到咔嚓一声,接着是一阵短促的沉默,之后又是咔嚓一声。“都听得见了吗?”佩内洛普尖叫道。平时的她可并不是一个爱尖叫的女人。“迈克?贝蒂?你们都联

① 一种辣味糖果。

上了吗?”

迈克是我和佩内洛普在UBS^①的同事,但是自从他做到VP(副总裁)这个职位(最年轻的一个)之后,我们见面就少了。虽然迈克已经有一个正式的女友,相比之下还是不及佩内洛普的订婚让我明显地觉得:我们都长大了。

“两位小姐好。”迈克的声音听上去疲惫不堪。

“迈克,你猜怎么着?我订婚了!”

有一段很短促的犹豫。我知道,跟我一样,迈克一点也不惊讶,但是他一定在绞尽脑汁来表达应有的热情。

“佩,真是个好消息!”他简直是在对着话筒吼。他的音量之大足以用来弥补那缺乏兴奋感的声调,而我下一次一定会记得要告诉他。

“我知道!”她开心极了,“我知道你和贝蒂都会为我高兴的。这是几个小时前刚发生的,我真的很兴奋!”

“很显然,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他大声说,“去黑门酒吧^②吧,就我们三个,尽情地喝他几杯。”

“就是,”我接着说,“庆祝是必不可少的节目哦。”

“好的就来,亲爱的!”佩内洛普插话了,显然对我们去喝酒的提议没多大兴趣,“艾维瑞刚打完电话,现在又扯我的电话线呢。艾维瑞,等等!我要挂了,回头再跟你们打电话。贝蒂,我们明天公司见。我爱你们!”

咔嚓一声之后,迈克说话了:“你还在听吗?”

“在的。你想要打电话给我吗?还是我打过去给你?”我们早就知道,不能以为第三条线已经断了,就可以在上面乱说。因此我们要重新打一次电话,以避免先挂电话的人听见我们两人说不中听的话。

我听见他高声说道:“可恶,有人在呼叫我,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了。我们明天聊好吗?”

“好呀。替我向美谷问好吧。还有啊,迈克,你别也这么快订婚了。我可没办

① 指瑞士银行。

② Black Door, 纽约一家酒吧的名字。

法再承受一次打击啦。”

他笑道：“别担心这个，我保证。我们明天聊。贝蒂，有点勇气吧，他可能是我们认识的小伙子中最糟糕的一个，但是现在她似乎很幸福，这就够了，知道吗？”

挂断之后，我盯着电话看了几分钟，然后才转身，无力地将身子伸出窗户，看着窗外那一小片惬意的风景。这个公寓并不大，但值得庆幸的是，它是属于我的，所有这些都是我的。自从两年以前卡梅隆搬出去以后，我就一直一个人住着。虽然这个房子是那么狭长，我伸懒腰的时候，脚都能碰到对面的墙壁；虽然这只是地处莫雷山^①；虽然房间的地板有点翘起，还有蟑螂来这里占地盘，但是，我是这所私人宫殿的女皇。这栋大楼里面的34层楼是奇怪的组合，一个庞然大物里面住着一些出色的房客：一个残疾男青年歌手，一个专业壁球运动员，一个色情文学作家和她的常客们，一个普通人乔，一个过了气的童星——他有二十几年没有接过戏了，上百个大学毕业生——还不能够适应离开寝室和学友会的讨生活的人。这里可以看到东河的全景，当然在我看来，“全景”的概念包括了工地的起重机、两个垃圾桶、隔壁建筑的砖墙以及那有褶皱的窗帘后隐隐现出的宽度为3英寸的河景。所有这些都归我独自享用，这里的租金同在纽约北部租一套带有四间卧室和两个半间盥洗室的单身公寓价钱一样。

我仍然蜷缩在沙发上，细细回想刚才我的反应。我认为，我所说的话听上去即使不能算是洋溢着狂喜，至少也还很诚恳，佩内洛普知道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狂喜的人。我尽力询问她关于戒指——那两枚戒指的事情，并且表现出为她感到无比高兴。当然，我并没有急就出什么真心实意或意味深长的祝福语，但她现在可能还处于兴奋之中，还来不及觉察到这些吧。总而言之，我的表现至少可以得个B+。

我的呼吸渐渐正常了，可以抽支烟来平抚一下内心的不爽。而那只蟑螂也没再现身。我尽力说服我自己，我的不愉快是因为担心她怎么会嫁给一个如此糟糕的男人，而并非来源于内心深处对她的妒忌——她有了未婚夫了，而我有的仅仅是那些“第二次见面”的约会。我没办法。自从卡梅隆搬出去后，两年来，我在伤口愈合的阶段循环往复——疯狂地工作、向人一遍遍倾诉以及暴饮暴食，还去过不

少约会——那些漫无目的的喝完饮料就结束的约会,只有几次约会算是完整地用完大餐,其中只有两个人和我有第三次的见面。见过四面的人就没有了。我不断地告诉自己,我没什么不对不好的地方——还经常让佩内洛普为我证明这一点——但是我现在真的开始怀疑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对劲了。

无视米灵顿目光里流露出的不满神情,我掐灭了第一支烟,接着又续上了第二支。一股自我厌恶的情绪油然而生,就像是在肩膀上盖上了一条熟悉的毯子。我算是什么样的魔鬼呀,在我好朋友的好日子里,居然没有表达出真实的、真诚的喜悦?得祈祷整桩事情不要变成一个巨大的误会,否则我会有罪恶感,会多么不安呀!我怎么会变得如此苦恼?

我拿起电话打给威尔舅舅,想从他那里寻求某种新评价。威尔舅舅,这个地球上最聪明和最人渣的家伙,永远是我的拉拉队长。他用微微责备的口吻接听我的电话,我则用简短的、没受什么伤的语调叙述佩内洛普对我的彻底背叛。

“听上去好像因为佩内洛普激动万分而你并没表现出应有的开心,因此就觉得有罪恶感吗?”

“就是那么回事。”

“哎,亲爱的,这不算太糟糕。至少你没有把你的快乐和圆满建筑在佩内洛普的痛苦之上,对吧?”

“什么呀?”

“幸灾乐祸啊,你不会是那种把快乐建筑在她的不开心之上的人,是吗?”

“她没有不开心。她正兴高采烈着呢。不开心的人是我。”

“哦,你居然这么想!看看,你没那么惨吧。你,我亲爱的侄女,没有嫁给那乳臭未干的坏小子,那小子唯一的天赋就是花掉他父母的钱,吸进大量大麻。我说得不对吗?”

“对,你没说错。但看起来现在一切都变了。佩内洛普是我的生活重心,但她现在要结婚了。我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婚姻是为布尔乔亚们准备的。贝蒂,这一点你是清楚的吧。”

这句话触发了我脑子里这些年来关于星期天早餐的记忆画面:威尔,西蒙,

Essex 酒店^①,我,以及星期天时尚版。我们曾经在吃早餐的时候剖析过婚礼报道,当我们自以为创造性地了解关于婚姻的字里行间的寓意时,简直就笑翻了。

威尔还在说:“为何你那么期待进入那种长及一生的男女关系,而那种关系的目的是为了扼杀你个性中的每个部分呢?所以,你看看我吧。66岁,未婚,可我却总是那么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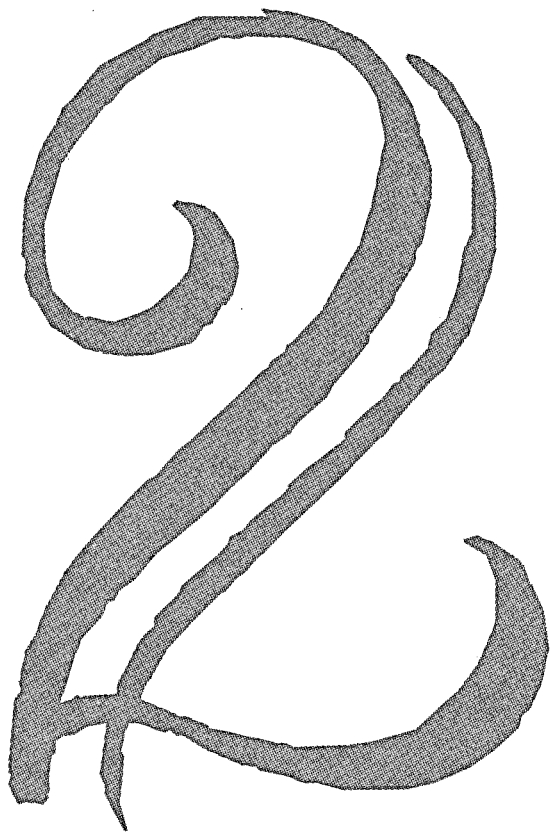
“威尔,你是同性恋,不仅如此,你左手戴戒指的那个指头上不也是戴着个金戒指吗?”

“那么你想怎么样?你认为只要我有权利,就会跟西蒙结婚是吧?我可不认旧金山市政厅关于同性婚礼的那一套,你这辈子就别指望了。”

“我还没出生你就跟他一起生活了。你得这样认为,你其实就等于是结婚了。”

“错了,亲爱的。我们两人中,任何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离开,没有法律上的牵扯,情感上的纠葛。所以我们的关系还那么好。但是这也就够了;我呢也不打算告诉你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跟我说说佩内洛普的戒指吧。”我一边用力嚼着剩下的Twizzler,一边把他关心的细节悉数倒出。如果不是米灵顿打着哈欠想睡到我床上去的声音吵醒了我,我甚至就在凌晨3点,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拽着它一起走到卧室,把头埋到枕头底下,一遍又一遍地提醒自己这不算什么灾难,这不是灾难,不是灾难。

^① 指Essex House Hotel,纽约一家高档酒店。刚刚出版的纽约米其林将阿伦·杜卡斯的这家酒店封为三星,他成为史上第一位,也是目前惟一拥有三家三星酒店的餐饮人。



你应该出去认识别人，参加不同的派对，要享受成为纽约年轻单身女孩，而不是固守在你那银行的办公桌旁。

算我走运,佩内洛普的订婚晚会安排在礼拜四晚上——这是我跟威尔舅舅和西蒙共进晚餐的固定日子。没有约会是可以不去的。我站在我那坐落在莫雷山丑陋的、战后建造的高层公寓里,绝望地想逃到我舅舅在中央公园西侧的巨大的复式公寓里去。现在虽然不是下班高峰,不是圣诞节,不是换班时间,也不是人潮汹涌,但是哪儿也找不到出租车。我对着空气吹口哨,尖叫着,跳来跳去,徒劳无益地折腾了足足有20分钟,一辆空车终于“勒住缰绳”。当我说我要去上城时,出租车司机撂下句“那里太挤了”就溜烟地消失了。终于来了第二个司机把我拉到了目的地,出于减轻心理负担和感激,我多给了他50美分的小费。

“嘿,贝蒂娜,你看起来不开心嘛。你没事吧?”我一直坚持人家叫我贝蒂,大多数人也正是那么叫我的。惟有我的爸爸妈妈以及威尔舅舅公寓的门卫乔治(他特别老、特别做作,似乎无所不能)仍然坚持叫我的全名。

“还是像往常一样难叫到车,乔治。”我叹了口气,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你过得怎么样呀?”

“哦,一如常态,好极了。”他答道,语气里并无讽刺的意思。“今天早上看了会儿朝阳,然后就觉得很愉快。”我都快呕出来了。

“贝蒂!”我听见西蒙从大堂里侧的收发室呼叫我。“我听到的是你的声音吗,贝蒂?”

他从收发室出来了,穿着网球衫,肩膀上挂着网球拍形状的包,用巨大的拥抱来迎接我,这个拥抱似乎只有同性恋的男人才会有。不参加这样的例行晚餐真是亵渎神灵,再说,它也是我可以最大程度地得到异性关心的一个好机会(如果不把早餐算在内的话)。

威尔和西蒙在一起的近三十年里创立了许多老规矩。他们只去三个地方度假:1月末去圣巴斯^①(虽然最近威尔抱怨这个地方“太法国化”了),3月中旬的棕榈泉^②,以及偶尔自发的在基维斯特^③过周末。他们只喝从

① St. Barth,位于加勒比海的法属殖民地小岛,风景非常美丽。

② Palm Springs,距离洛杉矶约一百英里,是一个沙滩休养地。

③ Key West,美国具有热带风情的佛罗里达度假胜地之一。



Baccarat^①酒杯里倒出来的金汤尼酒,每个礼拜一的晚上去伊林的酒吧,主持一个年度派对,在那里人人要穿高领套头羊绒衫。威尔身高6英尺3英寸,银发小平头,他就喜欢穿肘部有绒面补丁的那种套头衫;西蒙也有5英尺9英寸高,体格如同运动员一般高大健壮,不管什么季节都把自己完全裹在亚麻衣服里面。“同性恋嘛,”他会这么说,“有那种公然藐视时尚法则的权利。我们已经赢得了这个权利。”即便是现在,在脱下网球衫的短短时间里,他也要设法穿上类似亚麻白色连帽衫一样的衣服。

“漂亮的姑娘,你好吗?来,来,威尔一定搞不清楚我们去哪儿了,这个新来小女仆替我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呢。”他从来就是个完美的绅士,从我肩膀上取下那鼓鼓囊囊的大手袋,让电梯门为我开着,然后按了“PH”(Please hold)。

“你的网球打得怎么样了?”我问道,我不知道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为何可以拥有比其他我认识的男人还要强健的体魄。

“哦,我们的玩法你是知道的。一群家伙围着网球场跑,追赶那些他们接也接不到的球,好像他们可以像罗迪克^②一样找到最佳落点。有点可怜吧,但是总还算有意思。”

威尔舅舅公寓的门正微微开着,我可以看到他像往常一样正对着电视机说话。以往,威尔曾经独家报道过许多事件:诸如莉萨·明内利^③的嗑药旧病重犯、RFK^④的艳遇以及帕蒂·赫斯特^⑤从社交名流到异教徒的蜕变等等。正是由于民主党的不择手段,促使他放弃其他光怪陆离的行业而涉足政坛。他称之为“克林顿之钳”。短短几十年后,威尔成了一个比阿提拉更加右的沾了新闻瘾的人。他差不多

① 世界著名水晶品牌,于1764年受法国路易十五特许创建,其华丽的光芒赢得了世界各国王侯贵族们的青睐,被誉为“王侯们的水晶”。经过岁月陶冶孕育而出的Baccarat精品从此成为法国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名牌产品,并在法国巴黎的万国博览会以及其他很多博览会上获奖。由法国品酒专家设计的Oenologie系列,延续了Baccarat水晶晶莹澄澈、精工打造的特质,格外散发生贵族气息。酒杯部分包含Bourgogne红酒杯、Bordeaux红酒杯、CoteduRhône杯、LoireValley杯、白酒杯、香槟杯、顶级Bourgogne杯、顶级Bordeaux杯、干邑白兰地杯等。

② Roddick, 美国网球名将。

③ Lisa Minnelli, 70年代美国著名歌手,代表作有New York New York。

④ 这里指肯尼迪家族。

⑤ Patty Hearst, 美国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的孙女。

是唯一一个住在曼哈顿西部上城的右翼同性恋娱乐和社会专栏作家。他拒绝为娱乐和社会做出评论,他房间里有两台电视机供来研究节目,那台大点的,他早就预设频道,定在福克斯新闻。“总算,”他喜欢这样表述,“这是一档对‘我’这样的人说话的节目。”

西蒙通常会反驳道:“是啊。你是指住在曼哈顿西部上城的右翼同性恋娱乐社会专栏作家吗?”

那台小电视机老是在 CNN^①, CNN 的标题新闻, C-SPAN^②, 以及 MSNBC^③ 之间换台, 威尔把元凶归结为“自由阴谋论”。在第二台电视机上有他手写的几个字, 上面写着: 了解你的敌人。

CNN 的阿伦·布朗^④就上次大选的媒体标题正在采访弗兰克·里奇^⑤。“阿伦·布朗是个胆小鬼小男人!” 威尔放下他的平底水晶玻璃杯, 一边把他一只 Belgian 鞋猛地扔向电视机, 一边低声吼叫着。

“嘿, 威尔。”我叫道, 顺手抓了一把葡萄干巧克力——威尔舅舅总是在他桌子上的 Orrefors^⑥碗里放着葡萄干巧克力等零食。

“在这个国家所有有资格讨论政治的人当中, 有这么多人可以对媒体报道是否能够影响大选提供洞察分析, 这些傻瓜却非得要从《时代周刊》找些人来采访吗? 整个国家比一块嫩牛排还要失血过度, 难道要让我坐在这里听他们谈他们的所谓观点?”

“唉, 当然不必要, 威尔。你知道, 你可以把电视机关掉的。”我向他挤出一个微笑, 因为他还盯着电视不放。我在跟自己较劲说, 究竟需要多长时间, 他才可以像对待俄罗斯《消息报》一样对待《纽约时代周刊》呢, 或者把杰森·布莱尔的丑闻当做强有力的证据: 你对报纸的最好评价是, 它是一堆垃圾; 你对报纸的最差评价则是, 它是对诚实勤劳的美国人民的阴谋。

① 美国 CNN 有线新闻网, 属于时代华纳公司。

② C-SPAN 是政治频道, 只转播政治新闻、评论和访谈。应该说这个频道能表达美国的大众心态。

③ 有线新闻频道。

④ Aaron Brown, 美国有线新闻网的台柱。

⑤ Frank Rich, 《纽约时报》文化版专栏作家。

⑥ 瑞典知名水晶品牌。

“什么,阿伦·布朗和弗兰克·里奇他们各说各的、带有明显个人观点的新闻报道究竟在说些什么呀?说真的,贝蒂,我们别忘了,这也是那种记者为了赶截稿时间而乱编故事的报纸。”他大口喝酒,对着电视摁了遥控器,两台电视机同时陷入静音状态。今晚只看了15秒钟——真是一个新纪录。

“看这么久足够了。”他说着,上前来拥抱我,跟着在我脸上飞快地啄了一下。“你看上去真棒,亲爱的,一直这么漂亮,但是你穿上晚礼服,难道会要你的命吗?”

他不是很自然地把视线转到第二个他最热衷的话题:我的生活上。威尔舅舅比我妈妈大九岁,他们俩绝对出自同一父母,但两人看上去实在难以理解。我愿意进大公司上班,而且不能穿宽松衫和帆布鞋,可这点就把我妈妈吓坏了,而我舅舅则说:如果公司规定只能穿套装,而不能穿“杀手”设计师瓦伦蒂诺^①的晚礼服或者精致系带的Louboutins^②鞋的话,那真是个讽刺呢。

“威尔,你知道吗,在投资银行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穿的。”

“我猜也是。我只是没想到你居然会进银行业。”威尔又老话重提了。

“你们这些人,喜欢、热爱资本主义,不是吗?”我寻开心地说,“我的意思是说,共和党里,可没这么多的同性恋。”

他抬起他那长长密密的灰色睫毛,眼光越过沙发盯着我看。“妙,实在是妙。我个人对银行业没什么偏见,亲爱的,我想你是了解的。那是个很棒的很受人尊敬的职业——我宁可你继续那份工作,而不是去做你父母推荐给的那些昏头搭脑的、说什么要拯救世界的嬉皮工作——但是要把你固定在这样一份枯燥的工作中,对你而言还太年轻了点。你应该出去认识别人,参加不同的派对,要享受成为纽约年轻单身女孩,而不是固守在你那银行的办公桌旁。接着,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他这样问我已经好多次了,我却从来没有找到好答案——就算是一个像样的回答也没做过。这当然是个确实存在的问题。在中学的时候我常常想我将来是要参加和平军^③的。我父母也教导我,服役是大学毕业后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接着

① Valentino, 意大利皇室贵族及社会名流佩戴的品牌。

② Christian Louboutian, 以红色鞋底的标志最为出名。无数明星是其拥趸。

③ Peace Corps,这个组织在美国总统肯尼迪推动下于1961年3月1日正式成立,目的是招募训练有素的美国人援助外国,满足当地对技术人才的需求。